



# 千里眼順風耳(十)

通訊老兵憶當年

梅汝琅

上圖爲作者在河南洛陽勘察防空情報時留影

現代空軍是最科學化的兵種，通信電子奧妙精深，對於空軍戰術和技術的發揮運用，更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通校正科班教育時間原訂兩年，雖然某些專門技術學科，有的相當於大專學校標準，爲充實其學術科目與課程內容，我們便重新修訂教育計劃，酌量延長一些教育時間，使其能符合專科畢業標準，經呈報教育部審查通過，正科班視爲專科學校同等學資，初級班視爲職業學校同等學資，這樣對於服役期滿的畢業生，退役後離開空軍，服務民間，在資歷上也方便得多。

## 通校校慶多彩多姿

通校原係卅一年(一九四二)一月一日成立，每年以元旦定爲校慶，校長認爲元旦這個日子太大，容易把通校校慶意義沖淡，堅持要把卅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十六日通校校本部正式由

成都遷移到岡山的那一天，改爲校慶，我以校慶國慶和人的生日一樣，不能隨便更改，只有中國共產黨把中國國慶改爲十月一日，抹殺中華民國締造的光榮和歷史，但究竟中共改國慶，牠是徹底把國號和國家奉行的主義，一古腦澈底的改去了，通信學校教育政策目的體系並沒有變更，更改校慶，抹殺歷史事實，我極力表示不贊成，爭辯得很厲害，最後校長還是決定更改，公事呈到總部，奉批照准。現在回想起來校長的主張也頗有道理。卅九年十一月，爲了籌備遷校後，第一次校慶，佈置教具展覽會場，擴大慶祝，東邀各期畢業校友返校，十分熱鬧，爲了學校榮譽，我工作照樣有勁，並建立我國第二座電離層測量台(第一座爲台灣大學所設)由高級工程組長沈在崧兼任台長，參加世界電離層網觀測技術情報交換系統，并邀請國際知名我國電離層專家台大教授

馮簡來校指導并作學術講演，大家夜以繼日忙碌趕工，把這一個校慶，辦得有聲有色，多彩多姿。

國軍倡導克難運動以來，軍中實施四大公開，即人事公開，意見公開，賞罰公開和經濟公開，一個行政負責主官，要把這四件事真正的公開起來，由於傳統作風惡劣習氣已深，確實不易做到，上峯雷厲風行，要求實踐，有的機關，也能切切實實奉行，有的則陽奉陰違，取巧作弊，專門在填表造報上下功夫應付了事，有一次通校開年終考績會議，我以教育處長身份，出席參加，發現教官考績分數，普遍低過一般行政事務人員，我當時表示有失公平合理，而且有違學校尊師重道基本精神，而校長則謂該案已經人事評判委員會通過，不能更改，于是我就在會場上理直氣壯，仗義發言，和校長唇槍舌戰，正面衝突，加

上積年怨氣，越鬧越兇，大家鬧得極不愉快，考績會議，沒有終了，便不歡而散。今日回憶起來，深感當時年輕氣盛，實則大可不必要。

十六日舉行校慶的頭一天，台北傳來電話，說我因和校長搞得不好，內定調總部通信處副處長，軍人以服從為天職，軍令如山，訓練司令羅機，深切瞭解內情，力勸我忍耐，他說：「路途知馬力，久後見人心。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雖然你愛通校，愛學生，除通校外，還有你創造的前途，希望珍惜前途，多多忍耐，另圖發展」真是同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學校的教職員和學生們歡送會相當熱烈而感人，大家贈送我一隻銀瓶，和一面全體簽名的錦旗，銀瓶上刻着「通信裸姆」四字，錦旗上繡着「熱心教育功績在通校，春風化雨桃李遍空軍，敬愛的處長，我們這一羣永遠地追隨着你。」充滿了感情，也應驗了事實，在我一生服務空軍通信的後半段期間廿年中，却無時無刻，不是和這羣伙伴，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榮辱與共，甘苦共嘗。

### 調職總部忍耐無言

我懷着悵惘的心情，離開工作三年多的通信學校，那時正值冬季，不巧母親又患淋巴腺炎住進空軍醫院，真是運氣不濟，強兒、華兒、民兒在岡山中學和小學讀書，拖家帶眷，經濟又窘，搬家委實困難，不得已只有隻身前往台北，到了總部，晉見周至柔總司令，我本想把歷年和校長間的摩擦隔閡全盤向總司令托出，請他公斷是非曲直，周總司令却聰明過人，特意對我慰勉鼓勵有加，

而且使我一時無法啓齒，我再想到羅機司令對我一片忠言，「小不忍，足亂大謀」只有繼續忍耐。

到達通信處報到，通信處在總部未改組以前航空委員會時代，只是一個科的組織，在重慶我在那裏担任過兩年科長，這次重來，算是再回總部服務，重作馮婦，處裏的人員，都是舊日同寅或老友，另一位副處長魯之屏，科長劉仁寬、陳光斗、方運鈺、萬載揚，處長楊仲安航校三期飛行出身，我和各同事之間，相處尚稱融洽。

在通信處任副處長只有七個月，即奉調電子處，在這七個月期間，時常午夜虛心檢討，個人在做事作為上的得失，除了做官缺乏討好奉承，虛偽應付伎倆外，待人總以熱心誠摯為本，做事腳踏實地，埋頭苦幹，擇善固執，當然嫉惡如仇，不畏強暴，性情急躁，脾氣大，也是我個性吃虧的缺點，今後在工作上，要時時警惕，自勉自勵，並利用時間，韜光養晦，進修學問，來到台北後，不時去台大馮簡教授處請教，並在馮處結識了兵工研究院長鄭望厚和該院雷達組長白正春，兵工院在研究雷達，白組長是一位苦學自修成功的台籍同胞，曾數度膺選為國軍克難英雄，以後在中山科學學院研究成績卓著。有一次海軍總司令吾輩鄉長桂永清將軍要改革海軍通信，輾轉邀我去任通信處長，又國防部情報廳長顧名湯硬邀請我去担任該廳情報通信組長，聯勤總部通信署長黃緒彪約我去負責三軍聯合通信訓練班，機會都比我的職務好，我都以心境不甯，情緒未復，對事業心灰意冷，而且興趣不太相近，一概婉為謝却。

### 兩次車禍似有靈佑

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二）暑假強兒在岡山中學高中畢業，舉家由岡山遷來台北，他以優秀成績，在六千多名考生中，獲得總分第一，考進台灣大學工學院土木系，給我安慰不少。在家眷沒有搬來台北之前，我在總部附近安東街租得一塊地皮，向總部借款六千元，建造了一所簡單克難房屋，準備馬上接眷居住，有一天我在那新屋內午睡方醒，忽然記起來了下午要去陸軍總部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匆匆忙忙，駕着吉甫車，快到安東街火車平交道，因為當時下着毛毛細雨，視線不太好，而且我性子又急，竟沒有注意到平交道的木欄杆已經放下來了，我的右腳還是踩着油門，向前趕路，剎時間木欄杆往上一蹺，吉甫車行到火車路軌上時，車前玻璃已被欄杆碰得粉碎，右側不到一百米地方，疾駛來了一部北上柴油快車，嗚嗚地按着喇叭，發出警鳴，我一時嚇得魂飛天外，不顧生死，繼續用力踩着油門，幸好車子還沒有熄火，安全地越過鐵道，這一場驚險鏡頭，使我一個多禮拜，再也不敢開車經過這個平交道，回憶起來，猶有餘悸。

五月一日，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成立，將授予空軍大批飛機和通信電子器材，總部成立電子處，負責通信電子器材維護補給業務，屬後勤部門，首任處長一職，總部建議由我或查履坦兩人中任擇一人充任，公事呈到國防部，由參謀總長周至柔將軍圈定派我担任，通信軍官在總部担任處長職位，我還是第一人，電子處新成立，一切

法令規章，工作計劃，業務細則，沒有成規可循，必須從頭做起，工作繁瑣，我第一步廣為搜集資料，草擬辦事規程，同時并遴選留美受訓回國的優秀電子人員，分門別類，負責各部門業務，不久，電子補給制度建立，修護工廠也能積極展開工作，大量提高修護能量美援通信電子器材源源來到，各部隊對於新式裝備維護運用，都能發揮應有的高度效能。為了更進一步，求得學術新智識，依照美國軍援政策規定，總部還一批一批選派電子人員赴美美國接收軍援技術訓練，這一段時期，空軍對於新的人才培養，新的器材運用，可謂極一時之盛，我也曾有一次參加選拔通信官考試，接收美援訓練，既經考取，但為美軍顧問團最後審查，認為階級上校，超過其學員階級規定，拒絕派訓。

某一禮拜天，我和內兄吳玉璋夫婦，連同玉玲和華兒、民兒等一共七人，由我駕着一輛吉甫車，開赴北投玉璋服務的電力公司招待所去渡週末，我因路途不熟悉，環山繞駛，往返亂竄，開了一個多小時，還找不到目的地，我因開車經驗不夠，上下坡儘踩剎車，把剎車用壞了，可是當時還沒有發覺，我把車子開到山頂上停下來問路，遇着一位鄉下老太太，她並沒有回答我的問話，一聲不響，用手向右旁小叉路上一指，我照着她手指方向駛去，那是一條人行道，土質鬆軟，到處是窟窿，高低不平，車子走過，顛簸得很厲害，我連踩幾腳剎車，此時才發覺剎車已經失靈，幸好這位老太太所指係人行道，不是一條汽車下坡路，如果我不下車問路，還一味循着馬路下山

，到那時發覺沒有剎車，以我駕車緊急應變缺乏經驗，說不定有翻車肇禍危險，我內心立即產生一種靈感，懷疑這位老太太，似乎是我早年逝世的愛我佑我的祖母顯靈，故意指錯路，助我免遭翻車危險，我馬上回頭一望，在這靈機一動思索不到半分鐘的時間，而這老太太竟無影無踪，四覓不見，于是更增加了我的懷疑，我一生不信有鬼神，但在某種驚險危急場合，如一九三九年間的貴陽大轟炸，我倖免於難，的確有這樣一種靈感，信乎信乎。在這一年我險些發生嚴重車禍兩次，半年前在安東街闊平交道，險些喪生，這一次又差點闖大禍，接二連三，化險為夷，真不敢默想回思，從此我開車，也就格外小心。

## 防空前哨血灑疆場

我在電子處工作一年後，防空司令部雷達測射大隊，擴編改組為空軍戰術管制聯隊，防空司令陳嘉尚在電話中力邀我擔任副聯隊長，經我再三謙辭未果，戰管聯隊係擔任防空警報和管制飛機作戰，責任甚重，用通信雷達指揮傳播引導飛機作戰，除飛機管制部門由飛行出身人員擔任外，通信和雷達維護操作，全係通信電子人員，首任聯隊長王世鐸，航校三期飛行畢業，公事還未發表，我比他先到差一月，開始編組，這一個聯隊，範圍龐大，散佈地區遼闊，包括台灣本島澎湖金門馬祖上下大陳南廬山東引島坵每一個島嶼，遙遠偏僻，交通尤其不便，而其任務使命，關係到台灣本島和外島軍民集體安全，所以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對於這一個重大責任和使命，沒有

一個不是小心翼翼，兢兢業業，嚴守崗位工作。

在聯隊成立初期，使用的器材相當陳舊，一半係美國商用雷達，電力小，效能低，構造脆弱，容易故障，另一半係二次大戰日軍留下的舊式日本裝備，零件補給異常困難，以這樣粗劣的器材，担负這樣重大任務，無異緣木求魚，雖然費盡精力，還係事倍功半，我鑒于在大陸抗戰期間，開封情報處和昆明情報總台，遺誤防空情報，負責主管被處極刑和坐監牢情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真是誠惶誠恐，日夜就心，希望不要發生一點小紕漏。我們幾十個雷達站和通信站，散佈在四處海濱每一個角落，時時刻刻要保持高度工作警覺，保持裝備良好，通信靈活狀態，每當某一站發生故障，就馬上要趕快設法修復，因此一方面我們要積極設法更換更好的新式裝備，一方面要加強維護補給技術，熟練觀測效能，增進管制指揮技術，簡化傳遞程序，分析作戰時間必須爭取，我經常跑遍島內島外，各站視導，經年馬不停蹄，實地研究并發掘問題，這些雷達或通信站的位置，或在高山，或在海隅，地處荒涼，附近幾無人烟，就是平常飲水，都是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而且一切房舍設備，因簡就陋，真是餐風露宿，在雲霧裏生活，士氣和健康的維持，刻不容緩，所以如何改善這些人員生活和環境，提高合理待遇，安定其眷屬生計，使後顧無憂，都為當務之急，這一切的一切，需要大量金錢和時間，國家財力支援有限，還得分頭進行，多方設法積極爭取。

我在這個部隊，第一次連續工作了三年，更

換了兩個聯隊長，四位參謀長，大部份行政和技術業務，名義上并不由我主辦負責，因為部隊長調動，實際上大多由我經營料理，苦撐局面，費盡心機，千頭萬緒，忙個不休，我除積極培養幹部人才外，并儘量權責下授，分層負責，所幸上下同仁，都能共體時艱，知道防空重要，羣策羣力，把事情辦好，美軍顧問團，根據協防台灣條約義務，協助支援，尤為熱情盡力，使我們的裝備，不斷更新優換裝，人員也更番派去美國訓練，房舍建築交通，儘量運用軍援款項改善，待遇康樂則由國款補助增進，有錢辦事快，不到兩年，這個部隊便成了一個嶄新的勁旅，士氣如虹，戰志高昂，對於空軍和美軍防空出擊作戰，克敵致果。法建功勳，所有工作同仁，都引為驕傲愉快。

民四十三年（一九五四）王聯隊長世鐸和郭參謀長偉立兩人同一批派往國防大學受訓，整個聯隊責任事務，落在我一人肩上，我當時向陳司令陳情，要求受訓或調職，他轉奉王總司令叔銘指示，仍舊要我繼續維持下去，當前防空重要，一時找不到適當人選更替，國防部俞大維部長到任不久，很重視我們這支部隊，不時由我陪同他到處視察，無論金門馬祖外島，甚至遙遠的前方島嶼，席不暇暖，都有我們的踪跡，在經費支援上，俞部長更不遺餘力，儘量設法解決，對於官兵生活改善，士氣鼓舞，甚大，對我亦多鼓勵策勉，撫慰逾恆。

民四十四年（一九五五）一月，一江山被共軍攻陷，南廬山和上下大陳也將棄守，共軍的砲火

把上大陳雷達站擊中了，機務官胡清寰身受重傷，我派電子工程隊修護官胡嘯虎乘着水上飛機前往上大陳搶修機器，胡員剛剛新婚，臨危受命，好在他還很勇敢盡職，在上大陳達成了任務，工作了幾天，最後兵慌馬亂，隨着軍隊撤退乘兵艦回台，是役一江山官兵，自指揮官王叔銘以下，全部壯烈成仁，為國捐軀，可歌可泣，名垂青史。

### 過珍珠港弔古戰場

民四十四年（一九五五）七月，強兒以全班成績第二名，畢業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因家庭經濟關係，並沒有留學打算，照政府規定，大學畢業應服預備軍官兵役一年，他則考取國防部編譯官班，役期兩年，在編譯班受訓期滿，派在空軍建築處服役，我因美軍顧問團推薦派赴美國密西西比州基斯勒電子訓練中心接受高級電子軍官訓練，同批人員有總部通信處長陳建元、通信聯隊副聯隊長陳光斗，連我共三人，我擔任領隊，我們十一月搭乘美軍運輸機離開台北，第一站降落在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過夜，十一月的天氣，台北頗有寒意，菲律賓卻熱氣蒸人，揮汗如雨，克拉克基地比台灣最大空軍基地公館還要大上好幾倍，一望無際，那是美空軍在遠東最大的空軍基地，本身就是一個現代化城市，有超級市場，百貨公司，電視台，若干個電影院，俱樂部，游泳池，運動場等等，眷屬住宅，在基地外圍，公共汽車四通八達，穿校不停，我們按照階級住進了上校宿舍，裏面設備，相當豪華，金碧輝煌，地毯沙發，冷氣冰箱電視電話一應俱全，冰箱裏還

儲放着各種酒類和飲料，任憑取飲，用後自動把價錢放進錢盒，美國軍人生活享受待遇，舒適闊綽，比起我國軍人，不啻天壤之別，我在印度和英國曾住過幾個英軍俱樂部，他們的設備遠不能和美軍相比，一個國家的強弱，軍人待遇和人民生活水準，可以概見一斑，真使我們羨慕不已。

我從英國受訓完畢歸國，八年多來，一直忙于工作，疲于奔命，這次卸下職務枷鎖，赴美受訓，不但趁機會可以進修，增長見聞，在精神上也可調節輕鬆一下，在克拉克宿過一晚，次早便換一架大飛機續飛美國，因為，我們三人都係上校，基地把我們列為貴賓（VIP），步上飛機比人優先，坐的位置也比較舒適，機上招待殷勤，禮貌週到，到了關島機場，正值午夜，基地派來一位中校級軍官照料我們，駕車繞着全島導遊了一番，天明後續飛夏威夷，到達夏威夷已近中午，在這裏要作入境檢查，並換乘飛機，住了一晚。夏威夷的確是個美麗誘人的寶島，名不虛傳，得天獨厚，四季如春，風景絕勝，我們被安排在軍官俱樂部休息，在基地餐廳飽餐了一頓，雇了一輛計程車，環遊島上風光，一路萬紫千紅，遍地綠草如茵，就像一個大花園，加上男女仕們，穿着五光十色各式花樣的美麗服裝，真是美不勝收，幾疑是人間仙境，令人心曠神怡，胸襟舒暢，這位計程車司機，能言善語。一路兼任嚮導，口若懸河，指東畫西，甚是有趣，他把我們開到某個高地，瞭望珍珠港，那是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海軍被日本炸得幾乎全軍覆滅的所在，為了紀念那次戰敗恥辱，警惕國人，還保存了許多轟炸

遺跡。根據戰史所載，日本在偷襲珍珠港以先，曾作過不少次數空中偵察，都被美國海軍雷達人員觀測發現，但是始終沒有被上級司令官所重視，疏忽了警戒，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某個禮拜天，遭到敵機奇襲，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損失，如果美國沒有珍珠港事件的嚴重損失，也許對日宣戰有所遲疑，而日本或許不致會有今日投降降辱國的厄運，世事演變，奧妙複雜，難以預測。我們暢遊了一番風景，司機又把車子開到那著名的威基基海灘，但見人潮如織，成千成百男女青年在那裏戲水，女的穿着比基尼式三點泳裝或草裙衣，形形色色，活潑天真，目不暇接，使人眼花撩亂，在郊外遊覽了幾小時又駛進市區，夏威夷係東西民族大熔爐，居民除少數白種人外，日本中國韓國菲律賓各國人都有，而以日本人最多，華僑次之，我們在中國餐館吃了一頓晚飯，回到俱樂部，已是精疲力竭，沐浴後倒床就睡。次晨換飛機繼續西飛，經過九小時航行，到達舊金山，這才算到了美國本土，下一段旅程，要換乘火車前往，我們因為要趕赴基地受訓報到而且舊金山又人地生疏，沒有多耽擱，僅在中國城逛了一逛，便去火車站接洽去密西西比州的旅程。

## 美國火車線長速慢

舊金山係美國西海岸的一大都市，現代建築華麗美觀，街道上汽車多如過江之鯽，穿梭往來，甚是熱鬧，大百貨公司，高聳雲頭，中國城區也不小，佔好幾條街，據說華僑有兩萬多人，餐廳林立，生意興隆，門庭若市，吸引各國顧客，

中國菜聞名全世界，僑胞能够在海外立足生根，早年多以經營餐館為主。

我們搭上了有臥舖的一節火車廂，一人一間房，美國的火車，真是一種最慢的現代交通工具，一個火車頭，拖帶着幾十節車廂，慢吞吞地行駛，到了每一個大站，還要停幾十分鐘，車上的膳食，特別昂貴，熟練旅客，多半揀個比較大的車站，因為停的時間久，可以走下車站用膳，火車旅客不多，由於飛機班次多，公路網又密佈全國，汽車便利，因此火車營業一蹶不振，祇靠貨運作為主要收入，公司總是鬧着虧本，不如台灣鐵路業務欣欣向榮，日新月異的改善進步。

次早到達洛杉磯需要換火車，在這裏可以耽擱半天，我們雇了一輛汽車，首先去那聞名世界的好萊塢電影城觀摩了一番，雖然聖誕節還有一個多月，好萊塢街道兩旁，已經張燈結綵，五光十色，到處裝置着高高的聖誕樹，滿掛着彩色燈泡，輝煌閃閃，美麗異常，我們也遊覽了電影明星的別墅，花木扶疏，綠草如茵，形形色色，新穎別緻，家家戶戶，爭奇鬥艷，獨出心裁各顯其特色，真是山明水秀，美不勝收，世外桃源，人間福地。好萊塢有一所中國電影院，院門前水泥地上刻印着不少男女明星脚印和簽名，不過紀念性出奇好玩，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返回洛杉磯城，已是黃昏，滿街霓虹燈光，照耀奪目，使人眼花撩亂，再赴中國城吃了一頓豐富晚餐，回到火車站，洛杉磯中國城比舊金山小的多，但比較華麗繁榮，比美國其他一般街市，還不够清潔整齊，商店佈置，內部陳設，廣告

昭壁，都嫌保守落後。火車經過德克薩斯州遠望一片荒涼，未開發地區，了無邊際，德州有我國四川省那麼大，盛產石油，據說美國類似這樣沒有開發地區很多，並不是沒有力量去開發，祇因美國地方太大，人口僅僅兩億，密度不高不需要開發，政府為了防止農產品過剩，穀賤傷農，每年還花去不少經費，貼補不耕種的地主，鼓勵他把土地荒蕪棄之不用，這真是天下奇聞，人間怪事，國與國貧富不均，已至于此，美國國土有如我國一般大，而且產物多豐富，土地肥沃富庶，人口不到我國的四分之一，物資過份充足，人民豐衣足食，生活水準，享受特高，得天獨厚，稱為世界金元王國。

## 電子中心受訓半年

行行復行行，我們足足在火車上住了三晚，第四天才到密州基斯勒空軍基地，基地派來一位尉官到車站照料，飛機場基地離貝若克斯鎮有半小時汽車路，該鎮係個古老小鎮，街道狹窄，商店店面又不大，但也够標準，我們向三四〇一學員大隊報到，安頓妥當後，拜會基地指揮官和訓練中心主任史納福上校，史上校首先對我們表示歡迎之意，然後慢吞吞地對我說，高級電子軍官班係個機密班次，專門訓練美國空軍高級電子參謀人員，過去沒有訓練過外國軍官，這次係因空軍部承辦單位處理錯誤，接受你們請求受訓，該基地已向五角大廈國防部報告請示，請稍為等候結果如何，因此我們在基地空等了兩個禮拜，同時台北空軍總部也有同樣電報指示到來，最後基

地史上校來通知，美國防部同意我們參加訓練，不過以後不得援例，我們三人陰差陽錯，就是中國空軍派美接受高級電子軍官訓練唯一的一批。

基斯勒基地係美國空軍電子訓練中心，隸屬空軍訓練司令部，負責訓練美國和同盟國家空軍電子軍官和軍士訓練班次除高級軍官班外，有電子官班，航行管制班，雷達維護班，軍士班等十幾個班次，訓練容量平時每天分早午兩班輪流上課，可容納學員生四千人，早班從上午六時到十二時，午班從下午一時到七時，訓練繁忙的時候或者在戰時，可增加到每天三個班或四個班，學員生容量也按比例增加，在同一教室或同一設備，輪班授課，充分發揮其設備功能，學員生來自中國、日本、菲律賓、意大利、德國、泰國、越南、韓國，各國都有，數量多的國家，有的到達八九十人，少的也有十幾人，都是些軍接受援國家，因為這些受援國，都使用美式裝備，所以需要訓練操作人員，我國經常平均有三十人在這裏受訓，學員生薪餉也在美國軍援項下發給每人每月一百五十元，足夠食住另化開支，各個國家每月另外給與學員若干津貼，數字各國不同，我國係每一學員月給津貼一百元，菲律賓學員津貼最多，他們生活潤綽，人人有自用汽車，日本學員聽說政府沒有津貼，生活最儉樸，日本人刻苦自勵精神，隨處可以表現，令人欽佩。

基斯勒基地範圍大，訓練器材極為充足，舉凡美國各大電子公司如勝利、貝爾、奇異雷神等公司，都派有技術代表，常川駐基地，擔任維護和調補各該公司供應的器材，基地康樂設備，俱

樂部電影院游泳池運動場有數處之多，一個很大的超級市場和合作社，日常應用品，應有盡有，而且豁免稅捐，價廉物美，我和建元光斗兩位，最初住在軍官宿舍，在軍官飯廳吃飯，不久便分租到單獨一幢公寓，電話冰箱冷氣沙發地毯傢俱一應俱全，建元買了一部汽車，每天清晨六點鐘開去班上上課，十二點返回宿舍，大家分攤汽油錢，舒適方便，我們搬進公寓後，大家輪流做飯，大魚大肉的中國口味，享受得很。

高級電子軍官班課程，偏重高級司令部電子參謀作業，組織運用，以及電子戰反電子戰紅外線及寒帶通信等特殊課程，多屬機密性，我們因係高級通信幕僚，對這類參謀業務，學有素養，接收領悟，不算太吃力，我却對於每天早晨五點起床趕去上課，很不習慣，午餐後大家都在戶外活動，或在俱樂部看書報，我却要午睡幾個小時。基地活動很多，我們在晚間多半和軍或其他友邦同學在俱樂部酒吧間吃酒聊天，寒暄應酬，週末則往附近城市遊逛，美國南方各州種族歧視很厲害，黑人頗受壓迫，有的旅館或飯店，招牌上明白註明黑人不得進入，公共汽車黑人只能坐在後排，但黑人軍人可隨便自由就坐，學校黑白分開，號稱一個民主自由現代文明國家，還存着這種不合理怪現象，黑白種族問題，將是美國社會內政上一個隱憂。

聖誕節學校有兩個禮拜假日，美國學員生都返家渡節，剩下各同盟國軍官軍士們，有的也外出渡假，基地顯得非常冷靜，堂妹蘊貞夫婦在芝加哥西北大學研究院讀書，邀我前往，我因路遠

未去，聖誕夜和除夕元旦都係在基地渡過，基地有晚會，很多美國同學攜同妻子參加，跳舞飲酒，通宵達旦，歡欣若狂。

### 德國軍官特受禮遇

在我們結業前一個禮拜，基地到了一批德國軍官，來此學習航行管制，由一位上尉級軍官領隊，當天地地方新聞報紙，登載他們抵達車站盛況，熱鬧非常，市長和基地指揮官親自到火車站歡迎，報上登載着照片，這在國際禮節上，似乎有點過份奉承，使我們大惑不解，也許美國人認為優秀的德國民族，在二次大戰期間是英雄，戰敗了能够馬上爬起，復興又快，崇拜英雄主義的美國人，對德國人特別奉承，想到這一點，我們真自慚不如，內心感到萬分羞愧，我國抗戰八年，獲得最後勝利，擠入世界五強之林，因共產黨與兵作亂，政府迫使撤退台灣這個彈丸小島，巍巍中華，國際地位降予胡底，回憶二次大戰，剛剛結束，我奉派去美國受訓，每到一個基地碼頭或學校都係由比我階級高的軍官歡迎接待，軍樂隊歡迎，摩托車開道，好不神氣威風，而我們這次來到美國受訓，到達基斯勒基地時，僅有一位尉官在車站照料，曾幾何時，兩相比較，不勝感慨萬千，國家不強盛，呆在外國，挺不起腰幹，精神不愉快。第二天基地訓練中心史納福主任，束邀我們三人到他家晚餐，說是為我們餞行，經向側方打聽，那位德國上尉也被邀請，予是我們便猜想他這次請客主要動機，也許是為了歡迎這位德國上尉，和我們餞行，可能係順水人情，所以我們便考慮不接受邀請，和晚宴座位席次等問

題，如果主人把德國上尉當主客，我們被安排在次位席次，那場面將會很難堪，我們或無法應付，進退兩難，最後大家研究再三，最後決定接收邀請，準時赴宴，便電話花店送去一束玫瑰花，下午六時，我們到達史主任家，由其夫婦和子女們迎進屋裏，德國上尉先我們而到，大家賓主握手言歡，天南地北閒談了一陣，到進餐的時候，由女主人安排座位，我第一個被邀請坐在女主人右側首席客位，依次為建元光斗和那位德國上尉，至此我們一切猜測猶豫的心，才算落了實，我們談得還相當投機，那位德國軍官，在戰前和戰後歷盡很多艱險苦難，戰爭只有給人們帶來禍患危害。

民四十五年（一九五六）五月受訓結束，我們整裝返國，在美國本土，還係坐火車，經過三晝夜，到達舊金山，中途在阿里桑那州紐安良城換車，就擱了了半天，紐安良係一個浪漫城，整個法國區，滿街都是酒吧館，脫衣舞，日夜盡情開放，紙醉金迷，如癡如醉，到達舊金山，在中國城訪問了幾位老華僑，承余某先生導遊了天文台，和金門大橋，華僑熱愛祖國，見到祖國軍官，無論識與不識格外親熱，盛情感人。再去戰管聯隊前美顧問史美德上尉家，承史上尉夫婦熱烈招待，隨後由其駕車把我們送往屈維斯軍用機場，搭乘美空軍運輸機東返，我們仍舊列為貴賓名單，一路經過夏威夷、關島、菲律賓，沒有什麼耽擱，真是歸心似箭，第二天就飛抵台北。

## 回國候派族兄之累

我們向空軍總部報到以後，不久建元光斗兩

位都已奉到人事命令，返回原職，時間過去了三個月，我的職務却遲遲還沒有發表，作戰司令部美軍顧問，又屢次向司令部催我迅速到差，我起先不太在意，在家裏閒呆着，日子拖久了，覺得裏面有文章，事有隱瞞，跑去人事署陳有維署長處問訊，陳署長守口如瓶，吞吞吐吐的告訴我耐心等待候公事發表，不言其他，有一天，陳嘉尚總司令把我找到他辦公室談話，他手拿着一枝毛筆，在辦公桌玻璃板上寫了梅汝璈三個字，問我不認識此人，我立即恍然大悟，知道職務遲遲未能發表癥結所在，我照實告訴他，汝璈係我堂兄，大陸淪陷前係駐日本處理戰犯國際法庭法官，中央曾一度發表他任司法行政部長，到過台灣却未就職，現在淪陷大陸，情況不明，也從未連絡過，他有一位胞弟梅汝璈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任教，時在今日，國家多亂，兄弟姐妹因思想不同，環境各異，各人走各人的路，不應該受到影響或牽累，況且我和他又係堂兄弟，也沒有連絡，我服務空軍，忠于職守，忠于領袖，廿多年忠貞不渝，事蹟俱在，我的家世，在政治部存有自傳可查，我的思想行為，相信主管單位一定有考核記錄，陳總司令告訴我，我們都係軍校六期同學，一般情況都很瞭解，祇因總統在你派職報告上批了「該員與梅汝璈有什麼關係」幾個字，所以要澈底查個明白，再行簽報總統。

記得一九五〇年，我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的時候，主任萬耀煌和我個別談話時，也曾詢問過我和汝璈的關係和情況，當時幸未發生什麼惡果，這次因為總統所批自然比較麻煩，原

因係在這一段時期，日本侵華前首相東條正被裁判死刑，汝璈在北京共偽人民政府，發表文章，肆意攻擊中華民國政府，台北中英文報常有轉載，引起了總統 蔣公的注意，因為我的名字和梅汝璈三個字有兩個半相同，顯然是同胞兄弟，所以在批准派職以先，要查問清楚，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兄弟姊妹各字輩分雷同近似，係我國傳統習慣，有利也有弊，天下事陰差陽錯冤枉的多得很。

陳總司令向我問明白以後，立即轉報國防部參謀總長王叔銘將軍，王總長很快的面報總統，總統當時就在公事上批了一個「可」字，令我官還原職，回任空軍戰術管制聯隊副隊長，真是不幸中之大幸。總統在我公事上批可以以後，總統府衛長吳順明馬上在電話上恭喜我，說派職令總統批准了，你可以說打了一次防疫針，以後再不致有類似誤會或麻煩了，第二天陳總司令要我和他一同飛岡山參加通校某期畢業典禮，在機場承他把這消息告訴我，否極泰來，當然我也很感謝陳王兩位長官的鼎力關切。

## 代郵：署名「中外誌雜長期讀者」

「來函收悉，本誌園地公開，敬請指正。文稿與事實不符之處，自當照登，惟務請署真實姓名，本誌歡迎正反面意見，文責由作者自負，閣下來函未署真實姓名又無通訊地址，無法函復。如有口頭意見請電七〇七二四八〇本誌黎小姐。編者謹啓」